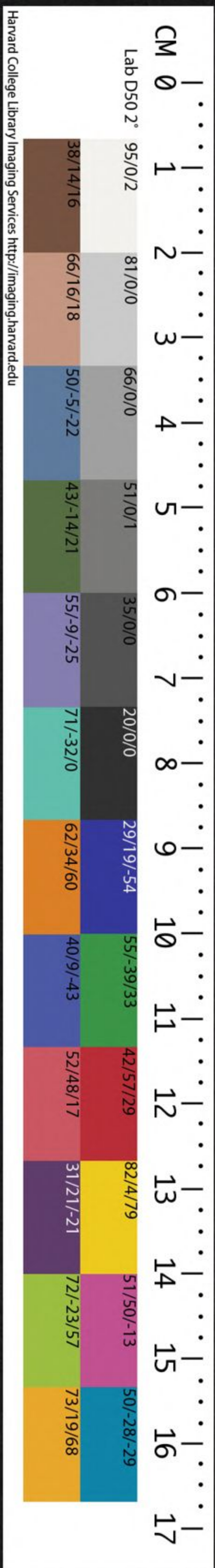


T4695.5/2926(2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6



七年伯氏李邦彥力攻魯公既罷而致仕乃攻

太師直以尚書令代為三公蓋塞復相之路而

使不敢拜焉

為尚書令唐太宗也當
時有失檢考但存本文

丁丑吳居厚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奉大夫授武康
軍節度使知洪州

制曰運籌帷幄同一體以致君作屏藩遠具為夫而

親政倚重蓋均乎中外申恩宜厚於始終通鑑有英

懇辭機務漢發褒嘉之命用昭沖退之風明告治廷

曾孚與聽

其官與
居厚

器極方重學造淵微惟周畏之小

心韜經綸之大略逮事神考亟陞持重之嚴被知表

陵堂冠司元之重爰暨績臨之始擢居丞輔之職參

哈佛大學哈耶萊京
圖書館珍藏印

七年伯氏李邦彥力攻魯公既罷而致仕乃改
太師直以尚書令代為三公蓋塞復相之路而

使不敢拜焉

為尚書令唐太宗也當
時有失稽考但存本文

丁丑吳居厚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奉大夫授武康
軍節度使知洪州

制曰運籌帷幄同一體以致君作屏藩垣長萬夫而

觀政倚重蓋均乎中外申恩宜厚於始終迺聽者英

懇辭機務渙發褒嘉之命用昭冲退之風明告治廷

宣孚衆聽

具官吳
居厚

器涵方重學造淵微篤周畏之小

心韜經綸之大略逮事神考亟陞持橐之嚴被知泰

陵掌冠司元之重爰暨纘臨之始擢居丞輔之聯參

四近以陳謨歷百為而盡瘁自載登於黃闥旋晉掌
 於洪樞議論發必有稽風力晚而彌邵規恢遠馭靡
 煩折箠而威懷罄率精忠方在虛心而毗倚遽閱囊
 封之上願從閭里之安章屢却而復來誠有加而莫
 奪未念元豐之侍從久陪巖廟之贊襄是用錫武定
 之旌旄洩南昌之民社兼敦井賦併衍真租為摺紳
 晚節之光遂錦繡故鄉之樂式隆體貌允懋賢勞於
 戲十乘啓行尚賴壯猷之助萬邦為憲豈惟黃髮之
 詢毋寶爾音乃心王室

居厚自大觀四年八月除門下侍郎十二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再入政府踰二年至
 是又上章告老故有是命從復禮也卒年七十
 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自特進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兼侍讀除

居中再入政府踰三年至六年五月拜相

四月癸巳鄧洵仁罷尚書右丞

自通議大夫授依前
官充資政殿學士知

州

制曰身任大臣義當體國苟懷諛而罔上倡胥動之
 浮言公議謂何典刑斯在宜申明罰以警官邪
 仁蚤被束束踐揚禁密締交近習藉以游談陰舉檢

人結為死黨冀搖國是以逞已私頃以久資從班擢陪政路顧渠魁之既逐猶居位之自如進則面從初無享上之意退惟腹誹益圖附下之謀言章繼騰朕難獨已尚以嘗侍帷幄務全始終加祕殿之隆名付近畿之便郡往加循省毋重悔尤

洵仁自大觀四年八月除尚書左丞至四年四月罷執政凡三年以臣僚論列洵仁締交黃經臣故有是命

已酉薛昂尚書右丞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除

○四年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學士

樞密直學士為迷古殿直學士恩數品秩竝如

舊附見

政和六年丙申

二月童貫簽書樞密院事自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陝西河

東河北宣撫使除

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勳臣久宣廟略爰正樞機之任仍蕃命數之加肆輯朝紳曷孚詔綽具官童貫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鐘海嶽之英材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毫釐於千里

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功首崇
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弗迂
克奔坐襲氏羗之域裔俗聞風而面內殊鄰慕義而
納交比參穆於台躔兼奮庸於籌幄增峻撫邊之舊
載遄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
馳驅摧堅城於障塞之衝俘醜虜於軒墀之下實庸
實壑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
司之軍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
位敘進專密席併衍真租予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
之勸於戲申伯言邁旣四國之於蕃吉甫來歸宜萬
邦之爲憲其益資於協濟庶克迪於丕平諒肩乃心
奚俟多訓

貫開封人五月除檢校少傅充威武軍節度使
權領樞密院事七年十二月庚子除檢校少師
寧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
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求古法書圖畫
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游京
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階貫以進踰年入爲
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旣相始開邊議收復青
唐命貫爲監軍積功累徙奉寧軍節度使貫恃

功稍自專軍政選置將吏官屬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寢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政和初貫奉使契丹還益用事廟謨兵柄皆屬焉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爲陝西河南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三司權簽書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事於是徽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簽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差除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簽書與官制有礙貫見係儀同卽宰相之任也可改爲權領樞密院事拜太保河中節度遷太傅封益國公○祖宗法屬羗不授漢官有功則於蕃官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地得以保其鄉里墳墓至是則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則許改刺別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矣

○初童貫附蔡京以進旣顯浸與京異久則抗衡弗肯下京京嫉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平燕策謂當分兵

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上遣承宣童師敏持貫策示京京第留之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虛名爾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意頗沮京卽劾貫前後壞邊事今又欲開邊釁小人必亂國章凡四上上廼下議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少無司空蓋欲別異之也貫大懼遂邀京等出城置酒厚甚以二犀帶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於是京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貫時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復朝

他日則如故時上眷京亦稍衰矣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北事只我了得及與貫爭權弗勝遂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或曰京未始有此言於上特其子條假託以欺世云○貫之使遼也信燕人趙良嗣之言卽條上平燕之策選使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會方臘叛命貫南討以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徽宗以賊熾爲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御筆行之臘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

復宣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和四年女真報
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
十五萬屯近邊虜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故城
南而還遂詔班師時蔡攸亦以副使至河間宰
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悉諸路兵二十萬會
三關詔貫攸毋歸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藩乞
損歲幣以復舊好貫怒其不納土糜而去之虜
追我師至涿州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
所積掃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金人已取
燕志益驕使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

爲數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緡百萬奉誓書
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與攸以兵入燕燕之金
帛子女職官民力悉爲金人席卷而去蓋殫國
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
落節鉞爲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越兩月命貫
致仕

四月辛未何執中以太傅致仕

自少師兼門下侍郎授太傅榮國公致仕

罷相

制曰進則經邦任陟宰司之峻退而就第寵并帝傳
之榮保茲名節之全寔乃初終之美其誕揚於渙號

用褒顯於崇功

具官何執中

敦重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蘊

濟務之圖而將以遠識廸匪躬之操而持以忠心蔚

為儒宗達不聞於離道時推王佐進必務於輸忠粵

祇事於潛藩旋登庸於揆路宣王之倚方叔克賴壯

猷高宗之式其盤亦惟舊學時著格天之業蔚然奠

枕之勳丞弼八年勤勞百度比已諧於勿藥方虛佇

於贊元有懷知足之規遽起告歸之志露章來上引

諭莫回祈盡解於政機遂獲休於家食閔勞以事思

直乃誠特蕃命數之隆惇爾老成之厚咸有一德念

克底於成功茲惟三公用載光於得謝拓封賦邑加

食爰田推貂冠赤舄之華從鳩杖安車之適眷言碩

望垂訓無窮於戲下膏澤於民予敢忘於丕績告嘉

謀於后爾毋有於遐心祇服殊榮永綏備福

執中自大觀三年六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入相

八年至是累上章乞致仕上以潛藩舊恩故優

禮之○國朝自張士遜以宰相致仕七十年間

繼之者惟執中焉七年十一月太傅榮國公致

仕何執中薨年七十四上臨奠極哀贈太師追

封清源郡王諡正獻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

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為徽宗言之自

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

時事略

五月庚子鄭居中太宰

自特進知樞密院事授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

劉正夫少宰

自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居中太宰制曰格於皇天實繫贊元之任渙其大號

罔非同德之求若時樞筦之臣久鬱鈞衡之望用熙

帝載俾正台司式洎剛日之良誕告治朝之聽

具官鄭居

中高明而篤厚直諒而純和識探道奧之微謀合皇

猷之蘊馳顏閔之極摯蚤擅儒宗非堯舜則不陳是

為國器粵繇簡識荐被褒揚徧躋禁路之華再陟本

兵之峻直道之行弗撓宸猷之告允臧進則盡忠義

不阿世退而載采言可底行眷名實之竝孚歷險夷

而一節肆念續承之重莫先圖任之能有能奮庸既

灼知於弼直乃立作相期遂顯於謨明載崇為國之

九經以又建邦之六典陰陽和而萬物得燮茲一氣

之元上下交而其志同惠在四隣之睦允迪朕志畢

協師虞就升亞保之崇資克佇貳公之美化疇封井

戶加食租田併隆體貌之恩增重股肱之寄於戲帝

賚予弼茲用亶於延登民具爾瞻益毋忘於夙夜若

古有訓無兢惟人惟說命之暨乃僚如尹躬之佑厥

后從欲以治罔不同心尚克邁於遠圖以對揚於休命

正夫少宰制曰灼於四方蓋本明良之會式是百辟莫先丞弼之圖乃眷宗臣蚤陪幾務具協民瞻之素俾居宰揆之崇涓選剛辰實孚列辟具官正夫直清而惇裕閱博而醇深行高孺席之玆識探聖文之奧迪九德之美蔚然著蔡之資挺三俊之休允矣巖廊之望歷更中外綽著猷為頃入輔於文昌旋進參於政本夙勵致君之節動昭享上之誠入告辰猷其克從先王之烈肆疇嘉績惟簡在上帝之心言輒契於朕謀

人莫渝於汝守若昔交修之助維時共政之求將用繹於天工知人則哲宜使熙於帝載秉國之鈞位班袞職之隆名亞鼎司之重克灼知厥若久堅勵翼之懷率惟茲有陳用底經綸之蘊誕揚休命式副僉俞載超賜位之聯增惟奮庸之任剖封爰賦衍食加田疏恩渥之便蕃示延登之簡注於戲爰立作相求言考慎之艱罔不同心益邁謨明之協仰惟前代圖任舊人曰成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迄於闕天時乃格天之業具存經體之勳尚懋遠圖以期予治

壬寅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自保大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讀遷正奉大夫

除

宣和元年四月除少保封莘國公二年正月卒
 洵武再入政府四年至是卒於位贈太傅贈卹
 甚厚諡文簡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
 洵武以為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
 契丹衰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

事略

八月己巳侯蒙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薛昂尚書左丞

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一月庚子白時中尚書右丞

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十二月乙酉少宰劉正夫致仕

正夫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少宰是月以安化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入相僅踰年疾病
 乞骸骨故有是命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軍節
 度使充中太乙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賜
 詩寵之疾作卒於道贈太傅諡曰文獻自正夫
 去位王黼為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
 中李邦彥輩相繼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事略

政和七年

丁酉

八月鄭居中罷太宰

以母憂罷

居中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太宰是月以母憂罷

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
 右府每為徽宗言之至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
 丁母憂十一月即詔起復八年七月罷起復以
 西邊奏捷除少傅是月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九月罷起復居正入相起復前後僅三年至是
 懇祈去位遂以喪制自終云

十月戊寅侯蒙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知亳州

蒙自大觀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八月除
 尚書左丞政和六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
 十月罷執政踰七年以目疾乞罷而有是命尋

除資政殿學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余深少宰自門下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丞天子以贊助萬機時乃代工之任熙帝載而
 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求眷我宗臣久於政路爰繹

師虞之素俾升宰席之崇涓擇剛辰誕颺顯冊具官余深

直方而敦裕肅乂而純明學參聖域之優識達道原
 之大威儀是力凜然廊廟之材文武兼資允矣邦家
 之望夙延登於近輔實具紹於先猷明哲自將忠忱

一致載執黃扉之柄益隆巖石之瞻臯陶之陳帝謨
 既懋弼諧之義山甫之將王命有嘉嘉出納之勤具昭

成憲之休未究大儒之蘊朕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
我受民非賢罔又若四方之是訓則九敘之可歌視
君如腹心矧務同於一體用汝作舟楫庶克廸於多
盤其進秉於國均仍兼釐於政本特超賜位併衍真
租聿彰倚注之殊式示寵光之渥於戲時則有若伊
尹惟斯道而覺民王曰惟爾君陳以嘉猷而告后允
蹈昔人之美迄臻庶事之康三階平則風雨得其時
衆賢和而天地爲之應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
辭

八年四月以西邊奏捷除少保是月兼神霄玉

清萬壽宮使以鎮江府金山爲之

同日白時中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二月丁巳薛昂門下侍郎

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遷特進除

重和元年

戊戌八年十一月改元

正月庚戌王黼尚書左丞

自起復宣和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上清寶籙宮除

黼字將明開府祥符人

九月庚寅薛昂罷門下侍郎

自特進罷授彰化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

讀

制曰輔巖廊而斷國論允圖庶績之熙秉齊鉞以在
王廷式示萬邦之憲茲極人臣之美尤爲儒者之榮

乃睠者英固辭機務特褒徽數用渙明綸具官薛昂德粹而行孚量閎而識遠學通聖奧會歸六籍之醇文揆道華度越百家之小駕說早宗於士類輸忠深簡於朕知頃自禁嚴進膺柄任再陟貳丞之峻肆居左省之崇有合於稷契之言所陳必堯舜之道俾予從欲以治既廸大猷厥其求孚于休具紹先烈方賴協恭之助沓披丐罷之章載惟前後之十年盡歷險夷而一節重違雅志爰錫異恩豹尾神旗壯軍容於要闔瓊臺雲闕便燕息於清都仍陪經幄之親併衍租田之厚於戲克左右厥辟敢忘大政之咨毋金玉爾音

尚罄嘉謀之告其祇朕命益勵乃誠

同日白時中門下侍郎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王黼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馮熙載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范致虛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熙載尚書左丞制曰文昌總理治官丞轄綱紀臺事用助宰揆實班輔臣圖任惟艱疇咨在列式序厥位

我得其人具官馮熙載才高而行醇器博而用大自得淵

源之學發為體要之文踐歷禁塗旋以憂而去職僅終禮制比趨召而還朝草再視於北門旨密承於東

閔眷惟爾德匪特翰苑之才蔽自朕心擢處肅機之地入則陪三省以論大政出則糾六官而董庶工惟修舉元豐憲章率由羣后俾紹述神考政事允升大猷適觀厥成同底於道

致虛尚書右丞制曰仰惟神考肇建文昌外設六官

內度百揆惟是二丞總治實為執政大臣肆朕紹休

允謹厥典惟時迪哲乃得其人具官范致虛問學淵深操

行醇固有經邦之讜論發於文辭有遵道之誠心見

之事業比從居里召領嚴祠載循士論之公擢寘刑

官之長謀猷屢罄聞望益隆進糾正於中臺俾紀綱

於右轄入與機務協成雋功惟陰陽之機方以政而輔相天人之際實有道以和同勉懋爾庸以弼予治

時中執政凡八年拜相黼重和二年正月拜相○

熙載字彥為衢州西安人

宣和元年巳亥二月改元

正月丁巳余深太宰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王黼少宰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

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

俯眷經邦之重敘登元宰亮翼翼衆功誕揚綸綍之言

孚告紳紱之聽具官深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孝足

以探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

經世之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徧儀三省殆閱

十年頃進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丕應後志

御事厥斐有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

務協太平守成之規暮年於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

陽寒暑得其序下之則紀綱法度適於中德音不瑕

已諗周公之美袞職有闕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

巖瞻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仍陪多戶之封受任

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蓋

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

曹爲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之房杜居前姚宋亦

竝稱於後顧會何比予於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勉恢

大猷追紹隆古

黼拜少宰制曰北辰居所而衆星拱道蓋尚於無爲

明主好要而百事詳術莫先於論相天實生於碩輔

世方賴於真儒用酌師虞延登揆席肆卽治廷之大

亨享詔號之嚴具官王黼直諫而粹夷閔深而博遠學通

千載而會歸於道德之要識造萬微而動合於理義

之方謹論明謨允矣佐王之略高文大冊傑然冠古

之英國之光輝予有疏附頃自左綱之峻亟陞右省
之崇勅天之命惟時幾益罄同寅之助役志於享無
爽侮聿多載采之勳豈惟衆賢和而物和茲乃百姓
足而君足三台之階兩兩疇當齊色之占南山之石
巖巖爰屬秉鈞之望惟帝賚弼若時登庸其遂相予
無以易汝俾陟宰司之重兼釐政本之繁懋官超彝
典之常賜位躡文階之冠申加多邑併衍真租於戲
尹躬暨湯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咸仰朕德相與
之妙於今可師矧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
而史述彌綸之用持衆美以效之君故四方其訓以

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往資予翼式副
民瞻

初黼爲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徽宗意徽宗
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
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
德其助已也累遷至翰林學士鄭居中與京不
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已怒甚徙爲戶部
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爲黼罪

及拜少宰由通議

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
蔡京旣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田汰

系年錄 卷之十二
堂吏毀辟雍及醫筭學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
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
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旣得位
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黼遷居
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
坊樂又宴其家以落之遂以少保爲太宰稍襲
京故跡專以燕享爲事略事○五年十一月丙寅
幸王黼賜第觀芝草黼專結梁師成旣爲相再
賜大第於城西開徑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
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託言家之屏風生

玉芝上爲臨幸觀黼之室閣張設寶玩山石侔
擬宮禁喟然而嘆其富樂時上留黼家駐蹕因
大醉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

上深悔之

長編

○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

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
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破陷六州
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
又拜少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其國亡來歸
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與共圖之則石
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

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
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拜所
得支郡卽率百僚詣文德殿稱賀徽宗解玉帶
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初黼旣得秉國念無
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
以梁師成副焉四方珎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
入尚方者才什一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
相名其居閣爲得賢治定後徽宗幸黼第始悟
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熄乃拔白時
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

猶領應奉司初王黼爲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
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黼本以何執中所
汲引及居言責卽疏執中罪以白徽宗請罷之欲
使蔡京專當國政徽宗不可而止遭時得君承
京之後其爲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洎童
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欽宗卽位
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

三月己未馮熙載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范致虛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張邦昌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除

致虛執政僅一年九月以母憂去位靖康末資
政殿學士范致虛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兵復
西京未幾兵敗退潼關建炎元年五月復命為
京兆經略安撫使小曆○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
光人

十一月戊辰張邦昌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尚書右丞除

王安石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邦昌尚書左丞制曰朕纂承祖考保义家邦永惟萬
事之微實賴四鄰之助久惟登用茲有次陞具官張邦昌
履信而守謙蹈中而迪吉學足以貫天人之奧識足

以通今昔之宜擢自演綸古訓載揚於鳳閣試之專
對王靈遠暢於鷄林旋假道於北門肆參華於右轄
試觀體國備見濟時惟允協於一心遂克和於庶政
宜進厥序俾孚於休朕心朕德惟乃知嘉謀嘉猷其
入告

安中尚書右丞制曰朕體貌衆賢紀綱萬事終始慎
厥典俾罄竭於謀猷左右惟其賢庶緝熙於政治具官

王安石敏明而通博端亮而靖共冊府養才以負致遠

之器識禁林華國益高爾雅之文章有鋪張揚厲之
能多獻納論思之益人望尤屬朕心不移宜參輔於

中臺以服休於右轄爾惟外協股肱之力內殫心腹之誠謹微罔失於時幾守正率循於法度期予於治時乃之休

宣和二年庚子

六月戊寅蔡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初封嘉衛魏楚陳今封魯

制曰人主之職論相動繫四海安危之幾大臣以道

事君不失終身進退之節眷惟元老懇解國均雖

貪得天下之者明與圖厥政然閔勞軍國之機務勉

狗乃情有如待遇之始終增光老成之去就敦勵風

俗聳光臣鄰式寵其歸用告爾衆具官蔡京道大而用果

器博而才周學探聖王之淵源智該事物之變化善斷大事被遇三朝祖宗留以輔予士夫視其行事粵惟紹述之始起於流落之中朕心乃知予倡汝和興事造業以熙於庶績制禮作樂以文於太平學校還三代之風疆土率寧人之指邊隅不聳又恬鎮撫之威年穀屢登時顯燮調之助房元齡之居宰相積十五年郭子儀之校中書二十四考方便咨詢之計間資啓沃之謀連上囊封堅辭袞職使亟召而不起詔親諭而莫回深惟耆舊之臣豈以筋力為禮往緣告老已酌權宜止造五日之朝稍便其燕處不治三省

之事欲紓其賢勞蕭相老而素恭留侯晚而棄事壽
雋在服精神折衝安事引年殊怫素望然功成身退
者天道之持滿居寵思危者君子之見幾歷觀自古
之名臣鮮或自全於晚節與其留以自輔國資論道
經邦之遠圖豈若聽其退休俾遂旣明保身之雅志
是用仍上公之故秩衍賜邑之新封許上印章榮居
賜第往逐鄰里之父老共盡囊囊之賜金士皆聞風
而激昂人或垂涕而太息於戲西伯善養呂望志東
海之故居成王旣封周公老京師而自近雖已歸而
謝事猶勿忘於告猷寢食以時藥石自輔

京自政和元年五月自太師致仕除依前太師
楚國公三日一至都堂視事至是年六月以太
師魯國公致仕三入相凡九年○先是政和六
年上章告老詔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
輪往逐省通治三省事謂之公相事畢從便居
第宣和元年復自陳乞免三省文書繫銜從之
至是再乞骸骨以聯姻國戚子尚王姬賜予寵
賚略無虛日輕車小輦鳴鑾七幸命坐賜酒用
家人之禮君臣際遇曠無前比眷禮若此安敢
言去緣疾病浸深不能自已詔依所乞守本官

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
恩禮俸給之屬竝依舊仍朝朔望從優禮云

罷拜

錄

○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數十

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

章批諭諄誨再四遣官宣押堅臥不起其詞激

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

長編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太宰

授少傅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

制曰熙帝載而宅百揆內嚴論道之崇倡九牧以阜
兆民外倚承流之寄顧本末之一致期左右以同寅
眷予壽俊之良乂處政機之務問高年而寬委責茲

爲貴老之先欽大臣而備禮儀式示優賢之厚誕敷

丕律播在治朝

具官余深剛

大而粹夷高明而敏達才周

繁劇蘊多識以濟時學妙淵源貫羣言而博古蚤深

王佐之略衆推儒術之規揚禁近之清班躋鈞衡之

要路正色臨下諒鎮服於未形直道事君嘉啓沃而

入獻載登左闥進官冢司赫赫具瞻維邦基於柱石

顒顒令望定國是於著龜三年有成百度惟正賴彌

縫之善訓贊紹述之休功方須帷幄之誠遽慕林泉

之適露章踵至瀝懇殊堅俯諄諭之甚勤抗忱辭而

益固惟尊德樂道之義宜罔咈於朕懷念難進易退

之風且重違於雅志是用解上相之印綬畀中權之節旄亞傅華資仍舊衮衮之寵闡山奧壤允光晝錦之歌伊尹告歸遠思寵利之戒尚仰承於注意毋專徇於一心繫我宗工奚俟多訓

深自政和七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凡四年至是數上章乞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拜罷錄○趙子崧舊事云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傅威武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十二

月戊辰余深奏福州私第建御書閣蒙賜名賢彌亮功乞依白時中例差破使臣詔余深數差破使臣等在京依鄭居中例在外依使相例施行

庚戌王黼太宰

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宣和三年

辛丑

五月戊戌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居中服除拜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公二年十二月除權領樞密院事是年五月落權字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

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
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
其事居中力陳不可又謂京曰本朝與遼國通
好百五十年公何以遽興此舉京曰上意已決
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爲之由是此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
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黼爲相力主其事欲
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爲宣撫使副總師以
出居中復以爲不可王師旣出撫定燕山居中
進太師五年六月戊申鄭居中卒贈太師華原

郡王諡曰文正。王稱曰居中謂兵禍不可結
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
獎謂之具臣可也

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中書侍郎

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亳州

熙載自政和八年九月除尚書左丞宣和元年
四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二年
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臣寮論其
鄉邦經盜賊侵蹂之後更不歸省墳墓故有是
命尋領宮祠而卒

同日張邦昌中書侍郎

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王安中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李邦彥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除

五年五月邦昌以收復燕雲除正奉大夫在政

府凡七年靖康元年正月拜相

宣和五年

癸卯

正月王安中罷中書左丞

自中大夫罷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

使兼知燕山府

制曰修政事而攘夷狄聿恢辟國之謀說禮樂而敦詩書斯稱總戎之命朕君臨六合子惠多方睠初附之遺黎倚同心之碩輔容民畜衆實先保定之施任

賢使能可緩褒崇之勸誕揚恩綽敷告治朝

具官王

識蘊雋明器疑閔博高文大冊曾居後學之宗直道

公言綽著弼臣之體自陟二丞之峻日隆四近之尊

推翰墨潤色之工劇繁無滯養河山深厚之氣簡重

愈孳勲業佐時忠嘉享上惟燕山之作屏應析木以

奠方久淪胡虜之塵未復衣冠之習屬戎酋之渝誓

整虎旅以徂征名山大川悉載廣輪之制流風舊俗

喜還教化之淳念綏撫之惟新在阜成之有術雲霓

之蘇大旱爰契羣情文武之憲萬邦適符予欲特輟

政機之要出臨朔塞之雄上將鼓旗俾專威於雙節

中堅號令仍盡護於列城加衍轅田增陪真戶用錫爾祉丕昭物采之華式造其歸共處功名之美與言昏穆士氣彌張於戲修德以來遠人載懋懷柔之略遣戍以衛中國尚嚴備豫之宜往奮令猷務宏休烈安中自宣和元年十二月除尚書右丞三年十一月除尚書左丞是年正月罷執政踰三年會收復燕山安中請行故有是命

二月乙酉李邦彥尚書左丞

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趙野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野尚書右丞制曰人主勞於求賢將以濟天下之務

君子樂於行意蓋由蘊匱中之誠惟正邦之略在我而有餘故佐王之學因時而自顯服持神器之重庶穆政塗之賢延登傑材用孚衆聽具官趙野高明而博達凝遠而裕和學擅儒宗攄發六經之奧行爲世範兼包九德之醇早踐歷於近班益懋心揚於賢業蘭臺率屬尤高憲部之能鰲島擢文再入禁林之直追典章於三代孚德意於四方望實兼隆操守彌固是用延登筦轄翊贊機衡用彰眷倚之隆克迪猷爲之美噫立政立事旣先崇德之求惟幾惟康勿替同寅之助往祇朕訓益有乃心

五月邦彥以收復燕雲除通奉大夫六年四月
丁父憂起復執政凡三年至六年九月拜相。

五月趙野以收復燕雲除通議大夫

辛亥蔡攸領樞密院事自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王
清萬壽宮使兼侍讀河東河

北宣撫使落直保和殿依
前少師安遠軍節度使除

制曰有常德以立事莫先保大之圖耀神武以折衝
尤重本兵之寄必文武兼資之佐負勳德竝隆之名
夙膺簡知乃稱眷倚具官
蔡攸高明而達敏敦大而粹溫
學深六藝之淵源識洞萬微之表裏蚤承寵遇徧歷
清嚴非道不陳微言咸告久聯二府之秩旋視三公

之儀自撫定於燕雲采混同於趙魏遠追吉甫薄伐
及乎太原近比晉公宣恩徧於淮蔡亟躋夏竦之冠
益侈緇衣之榮頃者徂征行師衽席之上茲焉密議
運籌帷幄之中不移左棘之峻班爰領鴻樞之鉅任
屬爾象賢之美副予注意之深素體至懷奚埃多訓
九月落節鉞前官少師領樞密院事七年六月
除太保進封燕國公

七月己未領樞密院事童貫致仕自太師楚國公依
前太師徐豫國公

致仕

制曰觀天運者有寒暑之序萬物所以盈虛受國爵

者陳禮義之經大臣所以進退眷惟者哲久執鈞樞
近悅遠來尤深補袞之助功成名遂遽起浮雲之思
姑狗冲懷具孚羣聽具官童貫英資敏識宏度明謨勤勞
王家膺任邊寄文事武備之經緯其應不窮乾端坤
倪之混融咸歸有截帷幄著前籌之畫旌旗極良將
之規百辟服其勳庸四夷望於風采方還定雲燕之
俗庶同享廟堂之休何嫌何疑而弗肯留於再於三
以期得請昔秦穆詢茲黃髮矧旂力之未愆抑孟軻
謂無親臣取喬木以託興卿不諒此朕難重違且知
止足以安身慮固全矣況辭寵榮而礪世時有助焉

釋宥密之煩機以公師而就第內朝間至尚佇見於
儀刑異數竝存蓋特隆於體貌仍陪真食用衍腴封
於戲元老壯猷方叔素戡於荆狁盛名高節子儀遠
過於威文惟壽豈之彌康以忠嘉而入告

貫自政和六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
領樞密院事是年七月致仕在樞府踰六年而

罷

初封涇城益
楚今封徐豫

宣和六年

甲辰

八月乙卯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

落劔南東川節
度使除依前太

師領樞密院事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
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進封徐豫國公

金人以我之納張覺也欲敗盟故用貫七年六月進封廣陽郡王○金人再取蔚州且絕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領樞密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至粘罕將南侵貫遣馬擴往聘窺之虜以納張覺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與兵貫厚禮之使者欲貫速割河東地以河爲界貫聞之氣褫搏手無他策亟謀還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驅向闕○貫握兵三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於詔勅道路目語莫敢誰何貫頗踈財後庭

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上左右交口稱譽一詞寵煥赫然乃至陰謀搖東宮聲焰震天下服食逼乘輿金寶充私室又招僉健少年萬人號勝捷軍以爲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僭擬宮省一時嗜利樂禍之人趨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賊斷臺賊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庖夫廐兵亦官至防團刺史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

九月乙亥白時中太宰

白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授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神

霄王清萬壽官使

李邦彥少宰

自起復通奉大夫守尚書左丞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

萬壽

宮使

時中太宰制曰朕觀三極之道而驗天人之理無異致稽六藝之文而知古今之治為同歸故修人紀者可以懋格天之功而式古訓者可以揆當今之務方丕宣於景命肆允迪於大猷用簡民瞻共熙政績誕揚渙號敷告治朝具官在學貫經邦識探道奧英辭麗藻兼討論潤色之能謹議直言有獻替彌縫之益周旋丞輔副貳機衡牧事圖功謀合機深之蘊詮時翊化治臻晏祭之期僉論汝嘉庶工無斃眷是中臺

之政揆於冢宰之崇總萬目之綱舉用違而訓職受群吏之會核名實以兼能勩相邦家撫綏夷夏式佇經綸之業允諧夢卜之求用能進秉國成特隆位敘錫公圭之顯爵兼東省之侍班鼎鉉均和參贊調元之度泰階齊色益彰同德之符於戲器博者其用周志遠者其功茂丙魏號同心輔政未聞臻漢道之隆姚宋善應變守文僅能躋開元之盛方六合混同之日乘百年累洽之基保文祖之愛民敢忘篤敘協先王之成德允賴交修毋俾商周之臣獨專古昔之美勉祇重任永底太平

邦彥少宰制曰太微上符列宿次輔拱三光之庭文昌授政四方宰臣揆六官之務眷予近弼時謂真儒履正奉公協濟休明之治贊元經體宜應考謹之求敷告朝倫誕揚命渥具官李邦彥端方而肅又簡重而裕和偉望宏才夙擅縉紳之譽博聞強識兼通典籍之醇登翊化鈞荐更歲律協廊廟訐謨之議無有党偏審政機綱目之繁備宣忠恪嘉言底績膏澤在民方國家閑暇之時席祖考隆昌之緒以內治則立經陳紀以外攘則保大定功政事集熙豐之成疆宇復燕雲之舊惟克紹先烈乃臻夷夏之安而聿懷永圖允

切淵冰之念惟志慮吁於克一則功業底於不平是用延登揆路之崇式貳西臺之要爽邦由哲載圖弼亮之勳立政惟人竚展經綸之蘊陪敦直食超進文階以昭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眷於戲納誨輔德式彰傳說之欽承以道覺民罔俾阿衡之專美務恢遠業以副具瞻

七年十二月徽宗出居龍德宮以少宰李邦彥

為龍德宮使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

副之

丁亥趙野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宇文粹中尚書右丞自翰林院學士承旨宣奉大夫除

蔡懋同知樞密院事自朝議大夫試開封尹遷中大夫除。故相蔡確之子

粹中尚書右丞制曰與治同道則興克謹先王之戒

惟后非賢不先用碩德之圖矧庶務之幾微繫四方

之風化思得宏博之彥聿修康濟之功延登偉材以

參近列具官字文粹中剛明而博敏嚴重而粹夷與學勤乎

天人達識周乎事物蚤膺簡在亟踐禁嚴大冊高文

夙推於制作崇論弘議屢罄於忠嘉中立不倚而絕

朋比之嫌應變無方而蘊經綸之素雖內相獨承密

旨嘉陸贄之善言而中臺總治庶官資戴胄之振職

其自論思之列特進網轄之崇股肱良而庶事康期

永臻於至治號令臧而下民若茲有賴於協心往茂

爾猷以光朕訓

懋同知樞密院制曰保大定功誕奮威懷之略圖事

揆策必資經濟之才國家列右府之庭重本兵之任

謀猷啓沃密陪輔拂之聯政事咨詢實荷股肱之寄

敷求雋彥參乘繁機爰得異人式孚羣聽具官蔡懋器博

而慮遠實茂而聲宏學業富於胷中智術高於當世

惟爾先正實為聞人明德茂勳著在王室遺芳流澤

貽厥嗣賢傑然濟美之資挺爾致君之節越由天府

擢任鴻樞往體殊眷之私益勵同寅之志夫文事必有武備身兼兩藝之全而聖主斯得賢臣適契千齡之會亟祇朕訓永肩爾心

十一月丙子太宰王黼致仕

自太宰兼門下侍郎
楚國公授太傅致仕

制曰明王立政惟人倚輔弼所以致格天之業大臣事君以道緊進退所以爲勵俗之方眷予魁柄之英久幹化鈞之重茲屢披於奏牘斬遂卽於里居飾宣典冊之華誕告縉紳之聽具官王黼智周而氣粹量廓而才全與學明精稜之原敏識達樞密之會道將興世聿臻熙洽之期帝實齊亨出偶明良之運國有隆棟

時之寶臣論大政則以揚功遵制爲善繼之能熙庶績則以責實循名爲修文之効獨立乎衆說浮沉之際屹然砥柱之安有爲於羣策幾微之先昭若大龜之決然燕朔告侵疆之復華戎恢共貫之圖陰陽時敘而應太階之平民物率之和而迪頌聲之作六年於此一德惟純周公之思三王旣兼穆穆之美山甫之式百辟靡忘翼翼之忠比深戒於滿盈乃力辭於疾恙朕念君臣賡載會略無纖芥之嫌而海寓混同宜共享安平之福屢加敦諭益厚倚毗繼觀造膝之陳備見投誠之確顧重違於雅志其暫解於繁機宅百

揆而奮庸孰若勳名之邵以三公而就第式增體貌
之崇紆使組於瓊宮衍戶租於爰賦於戲若臯陶之
邁種德嘉謀已稔於舜庭如房喬之不吝權令名獨
高於唐室司國論則有維石巖巖之望安家食則保
赤烏凡凡之榮示勞佚之惟均靡終始之或間其祇
若於猷訓用光昭於前人

黼自宣和元年正月拜相是年十一月致仕入
相凡六年至是八上章乞骸骨照依所乞守本
官致仕應干恩禮朝謁人從等竝依蔡京例仍
給節度使俸從優禮也黼當國之久專權稔惡

中外畏之無敢言者及是上覺悟罷其政事天
下稱快淵聖卽位之初以其首建燕山之謀馴
致虜禍誅之於輔固村云

十二月癸丑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

自太師魯國公致仕依前太師

領三省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四入相

先是上欲再起京詔置講議司命京兼領至是
遂落致仕領三省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宣和七年

乙巳

四月庚申蔡京復致仕

罷領三省事復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制曰用人求舊惟治世之通規置相克終茲哲王之

令典眷時元老方領繁機忽懷知止之風莫遂貪賢之意誕揚渙號敷告大廷具官蔡京道周而德全氣博而

用遠學探天人之蘊才兼文武之優蚤逢休辰亟立

要路謀謨王室殫獻納於三朝輔相朕躬閱勤勞於

九閏廼者當初載旁求之日席四方全盛之資遵制

揚功粲先猷之具舉制禮作樂凜太平之有文昨方

就於燕間比再司於重劇念蒼生之計聊起謝安顧

黃髮之咨遠同呂尚屬偶嬰於疾恙致稍闕於會朝

正考父三命而滋恭莫遑偃息衛武公百年而自敬

荐貢忱辭朕素隆體貌之恩增厚始終之義自任斯

民之重宜無足辭閔勞三省之煩期於必請是用俾

還公印歸卽里居申衍爰田陪敦真賦袞衣赤舄尚

聯使於神霄几杖安車庸留居於魏闕勉從雅志以

副至懷於戲再圖揆路之勤本予德意三告師臣之

老乃爾令名勉藥石以自持俾神明之益壯徃承休

命尚告嘉猷

京至是四人相累月而罷京自崇寧之後已居

相位雖屢黜免然未幾而復自是執政者幾二

十年始終紹述之說鈐制上下以騁其私天下

不勝其弊及此既老矣先是以老疾目失明文

書案牘不能省閱悉使其子條代之條因竊弄
朝權進退人才皆出其手議者喧然不平京不
自安遽復求罷故有是命臣僚論條略曰伏見
龍圖閣直學士蔡條辟學邪見累挂謫籍陛下
優禮元老條以京愛子之故得出入禁闥而復
不循分守自任以國事之重竊弄權柄率意自
專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闕集其門勢焰熏灼接
見賓客逾於執政條偃然居之不疑延閣華資
非所宜據伏乞叡旨削奪以爲妄作之戒○初
京再領三省以盲廢事事皆決於子條條時以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而條
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又與其兄相仇於是罷
條侍讀提舉亳州明道宮條既罷京復致仕條
尋又爲言者所論上從之遂奪條職詔曰蔡條
比建議宣和庫令置式貢司掌凡四方式貢之
餘以待天子之用撥元豐大觀權貨務庫金銀
竝入宣和庫朕撫世隆平昭德崇儉而條妄意
建議請創置式貢司於宣和庫張官置吏又分
六庫以括四方錢幣萬民之貢又欲空府庫之
所有以實之違典式興聚斂絀國用啓私藏可

特落職。言者又論不當以三公領三省其奏曰尚書政事之本也神考遠稽周官近取唐典乃建六聯以分邦治惟令居中與僕丞禮絕以太宗皇帝爲尚書令而尚書令虛位百 年臣下無敢當其任者元豐初詔曰三省各有體統實相維持元祐初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已非故事繼而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紹聖臣僚論列以謂當時大臣陰與公著爲地除去重事名曰下彥博一等而實兼三省之權事無輕重無不與之侵紊先烈莫大於此然但增平

章之名猶未改官制也政和初蔡京自蘇州還朝何執中已任左僕射難以去之遂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不避其鈐制人主抑塞士大夫每以元豐爲言至自領三省則不復以元豐爲法蓋蔡京唱之王黼因之元祐大臣所不敢爲者而京安爲之且元豐五年始行官制會未數年京乃謂先帝欲改而未果豈不矯誣先帝乎使天下議之國史紀之改元豐官制自政和始豈不害陛下述事之孝乎三省者人主出令之地也故舊制宰相同平章事而已

新制則僕射兼侍郎而已示不敢專也今領三省則權侔人主非所當也又況三公之官皆以功賞或積累而至非若古者待以論道經邦也蔡京以八寶轉太師王黼以平燕轉太傅三公爲太宰少宰何爲不可而必欲領三省乎特出於大臣自營專權之私耳乞復尚書令之名今後三公不許統領三省竝依元豐法上是其言遂下詔更不以三公領三省○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至是復於尚書置

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爲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竝依元豐成憲

拜罷錄

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間者三公之事作而

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領三省衆務使宰輔丞弼友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公其任焉三省竝依元豐成

憲母復系長編○尚書省復置
令三公止係階官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二終



宋史編年錄卷之十一終

宋史編年錄卷之十一終



